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列寧格勒日記

「將近三年」

蘇聯 B·英倍爾 著
彭 慧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一種

列寧格勒日記

「將近三年」

蘇聯 B·英格爾 著
彭 慧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一種

列寧格勒日記

原 名 Почти Три Года

原 著 者 Вера Инбер

中 譯 者 彭 慧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6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1—1000 冊

一九五三年六月九版18301—21500 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譯者的話

「將近三年」作者薇拉·米海伊洛夫娜·英倍爾，一八九零年生於南俄黑海岸傲德薩城。寫作生活開始得很早，一九一二年，她才二十一歲的時候，她的第一本詩集就問世了。就從這時候起，她完全成了一位職業作家。現在，她雖是以詩聞名的女詩人，可同時也是散文、小說作家和新聞記者。

她初期的作品，多半是些個人抒情的東西。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兩次大革命，曾經震撼了世界，而這位女詩人當年在傲德薩出版的第二部詩集，還是與革命事件無關的。一九二一年，她到了莫斯科，她的思想開始起了變化，她把視線轉向了現實，於是她在感情和生活上，也擺脫了個人感傷成份而轉到與她們祖國的人民大眾共通聲息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詩：「五天五夜」和一九三八年歌頌喬治亞人民共和國新生活的「旅途日記」，這兩部作品使她得以大負盛名，並且也就是她已經成了她們祖國的人民大眾作家的赫然的成績。

一九四六年，德國法西斯開始進攻蘇聯，威逼莫斯科，不久即包圍列寧格勒。在列

寧格勒受攻擊和被包圍的長長三年之中，英倍爾和她的丈夫依利亞·達威朵維奇，同在列寧格勒作保衛祖國的工作。本來她們夫婦間曾經有過約定，他們說如果戰爭爆發，當同赴前線，因此，這時英倍爾就如約和丈夫同到列寧格勒來了。依利亞是一位醫學者，在列寧格勒，他主持着一個醫學院和醫院，兼作救傷工作；英倍爾則是真理報的記者，經常給國內國外報道法西斯對列寧格勒的殘酷的攻擊和列寧格勒的人民在高度飢寒交迫的生活下保衛祖國的工作狀況。她不僅用文字作報告，而且還常常赴前線演講及在廣播電台廣播，那曾經使得作戰的將士們更加強了勇氣和信心。

在列寧格勒被包圍的艱苦三年間，她不但寫了那些報告，還出產了幾部出色的作品，後來都獲得了史大林獎金的。那就是「普爾可夫子午線」（長詩），「回家呀！回家呀！」以及這部「將近三年」，又名「列寧格勒日記」。

英倍爾自己題她這部作品的名字叫「列寧格勒日記」，而我們從文學和文學史的觀點來說，那實在是列寧格勒被圍三年的史詩。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英倍爾以她的真實而易於激動的感情，樸樸素素地描寫着列寧格勒每一個角落裏各樣人物站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報效祖國的情況。這些人物中，包括

醫生，學者，教授，將軍，士兵以及老弱殘廢，無知婦孺無所不有。這些人，平日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出色人物，可是他們所表現出的許多場面，真是夠動人的了。舉例來說罷：全城自來水源給炸斷了。麵包坊沒有水，作不出麵包，於是八千多個已經是半帶飢餓的青年團員，從涅瓦河岸排起長長的隊伍，一直排到遠遠的麵包作坊跟前，這樣，將涅瓦河的水，一桶一桶地從這八千青年人手裏傳遞到了麵包作坊，於是，麵包得以作成了，全城的飢餓恐慌解除了。這是平凡的工作，可也是史無前例的驚天動地的偉績！一個女司機開着一列電車往前進，敵人的砲彈，却是一顆一顆地迎面打來，女司機有點胆怯，想停開，可是全車的人非要到目的地去不可，她經不住大家的要求，又只好壯着胆子繼續開去。一個電影院，落了炸彈，當時未爆炸，於是趕忙疏散開電影院的人，好起出炸彈，只許留一個人在院裏守護保險箱。電影院的女主管人，認為自己有責任要作這個留守工作，另一個女職員却說她上有老親，下有兒女，不該作這個犧牲，自己願替代她，另一個男職員也願換出她們兩人而以身代。三人互不相讓，結果三人共同都坐下守護住了保險箱。在圍城中，因為缺乏藥品，醫藥學者們帶着飢餓，虔心研究，結果用速成方法，種出澳洲種的藥草來。爲了缺乏糧食和蔬菜，教授們而黃飢瘦地研究營養，

躬親種植，於是解決了蔬菜問題，並發明了蛋白質的代用品……這都是多麼激動人的故事，多麼稀有的奇蹟啊！而「列寧格勒」日記裏面，像這類動人的故事，稀有的奇蹟，真是不勝枚舉的……英倍爾以她激動的感情，樸實而清暢的文字，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這不僅是列寧格列被圍的史詩，更是全世界被侵略者，抗拒了法西斯的最殘酷的進攻的史詩，誰能把它當尋常的日記讀呢。

列寧格勒的人民，由於這許多平凡而稀有的工作，終於抵抗住了敵人殘酷的進攻，終於使頑強地包圍列寧格勒的敵人，瓦解，退却……三年的包圍，敵人終不能攻進列寧格勒去，這又是歷史上多麼稀有的奇蹟！在今天，這大約也只是蘇聯僅有的奇蹟罷！這是蘇聯人民集體的力量的結果，這是蘇聯人民對祖國的熱愛的表現。

如果有人問：這是一種什麼動力使得他們有這樣強的力，這樣熱的愛呢。我想，這個問題，讀完了這部日記的人，自己也可以領悟，可以回答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一號倉車站

一個由兩個炸彈洞混合起來的龐大的炸彈洞，一部給打壞了的貯油車，一片因為沾了煤油而變成褐色的土地，一部傾在斜坡下的燒毀了的火車頭。那兒都還有一張戰前的標語：「嚴禁吸煙！」一位哭喪着臉的，有孕在身的岔軌女工（簡直都要生了），憂愁地打着一面小旗子……

我們的車又停下來了，迎面來了一些用白樺樹枝掩蓋着的敞車，上面載着機器，和機器零件：這是列寧格勒的工場疏散出來的。看樹枝新鮮的程度，可以判定牠們上路的時間。

盡是些整速輪，機台，大大小小的齒輪，平面，三角形，還有塗了油的和用羊皮紙包好了的各樣零碎機件。在這些敞車之後，就是載了工人家屬的暖車。其中有一節車

箱——有些孩子在那些床上。孩子們的小腦袋，一個挨一個地擠得很密，都在車窗裏瞅着，沒有一個帶點微笑的。

在莫斯科，有人告訴我，說是當莫斯科緊急疏散的時候，有一個嬰兒院，在每一個小孩的小手上，用化學鉛筆寫上了他們自己姓名，等到了目的地後，又給孩子們洗澡，洗臉，就把孩子手上的名姓洗掉了。結果弄的把他們的母親，從莫斯科喊來，各人認自己自己的孩子。

其中有一個孩子，至今還沒有被認出來。

啊，莫斯科！……她已經不在我們眼前，而是落到我們後邊了，心裏真覺難過。我忽然憶起了我那半週歲的外孫兒米西卡來，記起他戴着那對於他的小腦袋是稍嫌大了點的麻布帽子，穿着襯衫和短上衣，被人們領出來的樣子。

人們把他送上了兒童車之後，他就安安靜靜地躺在那裏，用那對光亮的小眼睛，睜望着一切，用一隻小手，抓着自己的小腳。我沒來得及再去車上看他一次。他們就那麼走了……

我們的車子終於開動了。那些貨車也同樣。他是從列甯格勒開出來，而我們是去列

寧格勒的。兩邊人彼此用眼睛相送了很久。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自

不知名的車站

黎明的時候，車子不能前進。我們就停在那裏。這兒是個不知名的小車站，大站還遠着呢。空中沒有飛機，地面上，也沒有射擊聲。已經不那麼轟隆隆轟隆隆了，一切都顯得是輕鬆些。

我們車箱裏，沒有人說話，空得很。有一個房間裏在玩着旅途上玩不完的波列費拉司牌，可依然是靜得很，就像是被鎮音器，壓住了聲音一樣。一位陸軍中將憂鬱地吹着口哨，一邊輕輕地宣佈着牌的花色。那位軍事工程師，時時在桌邊上敲着烟管——發出一種寂靜的聲音，就像啄木鳥啄着木頭一樣。烟管裏散出來的烟在走廊裏浮着，一層層地散開，稀薄起來，終於投入了早晨的太陽的光輝裏。此刻變得這麼清靜，就像火車是在綠苔上走一樣。

所有全部的時間，只有在瓦洛哈夫的時候，有兩隻鐵鷹在我們頭上飛翔，還有一小

隊海軍步兵走了過去——像一些金色的鉛在太陽底下閃耀着……這就是全部。

軌道線的左右兩旁，有炸彈洞，注滿了水。水在這兒流得很急。在電線桿的兩旁，也有炸彈洞，可是很小。德國人是炸得很經濟的：德國人的辦法是：大的地雷只花費在路面上，而電線桿旁，只投較小的炸彈。

一片死樹林，那是被轟炸燒焦了的。有一處，所有的樹，連根都拔了起來。樹林的邊緣，有株白樺樹。樹皮上盡是些斑點，括弧，小線條，小點點之類，使人覺得那是一篇速記的原稿。這兒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的歷史。現在，這段記錄已經零落得只是些殘字斷句：有的燒成了炭，有的成了碎片，有的完全消滅……

終於知道了這個小站的名字叫作莫格，因為在戰前，我們對於這條路是不熟習的，大家都是走十月鐵道線。（即從列甯格勒到莫斯科的鐵路線——譯者）現在呢，在博洛高依和托司羅之間，已經給敵人佔據了。

而這兒，像這種莫格，砌得葛使采，哈瓦因，是些多麼古舊而陰森的名稱啊……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列寧格勒

首先，我們在這兒看見的，還是那大車站的廣場，那兒的房屋の牆壁上，貼了佈告，正浸在早上的陽光下，那是日丹諾夫·沃洛希洛夫·波卜可夫的手筆，上面寫着「列寧格勒的同志們，親愛的朋友們！……」

這是八月廿日的佈告，而我的丈夫依利亞·達威朵維奇，出發到莫斯科去接我是在十三號。在這段日子裏，列寧格勒的情況是非常緊張的。因而我的丈夫很準確地安排好了。他一向就這麼說過的：「要是戰爭發生了，我們兩個該一同赴戰。」因此，我們現在就同來這兒。

一九四一年，八月廿六日

我們的宿舍在彼索奇那亞街，六層樓上，高大，敞亮，裏面半空着。這是依利亞·達威朵維奇在戰前還未安排好的。

只書架和放在牆台上的一些杯盤，是很多的。那些葉歷查維特時代和葉卡特林娜時代的不凋的玫瑰，尼古拉時代的青色帶金飾的裝修，灰白色的細瓷器，那些脆弱的家具。現在，把牠們放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寢室的窗戶和露台，向着植物園。雖然天氣很熱，可是這兒的樹木都已經有了秋意：呈現出了金色和紅色來。不知到九月天，又該是怎麼樣！……

從露台上，可以望見一個很大的，用玻璃圍着的棕櫚樹的溫室。綠色的草地，林蔭路……園子裏人很少。我還沒去過一次，禮拜天要去走走。

在我們住的這所房子裏，還有一個學院，在我們居室的隔壁，就是他們的學生宿舍。離這兒很近，只過卡爾波夫克河，就是第一醫學院和他們的臨床實習醫院——那就是過去的彼特爾巴夫洛夫斯基醫院，而現在就叫愛利司瑪醫院。

愛利司瑪是一個博愛而有明智的人——一位衛生學者，對俄羅斯有很多的供獻。

愛利司瑪醫院和第一醫學院——這就構成爲一座小小的城：在那些非常著名的古樹中間，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附屬建築物，那還是大主教林時代的東西。當那時，這兒曾有一所大主教府。再早些時——還是彼德堡開基的時代，這兒是費阿發那·卜羅可波維

奇的小舍。這地方，是令人有許多懷念的。

在戰前，依利亞·達威朵維奇是在醫學院裏，主持一個講座，而現在，他被任命爲這兒的院長。

一九四一年，八月廿七日

這兒作家協會負責的書記契特林斯卡很高興我，立刻打無線電來找我去，我直接從作家協會跑到那兒去，並商定我明天來廣播。

我廣播的題目是：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

我開始是這樣說：『同志們，列寧格勒的人士們！列寧城的公民們！此刻，我出現在各位之前，我要代表莫斯科，代表我居住的城市，向各位致敬禮。莫斯科這個城市，在目前的受威脅的時期裏，是非常英勇而堅強的，就和你們列寧格勒一樣。他把國家危亡的責任，擔在自己身上。並且完全相信，這些危險是一定會征服下來的，敵人是一定會消滅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就像是親姊妹，或親兄弟一樣，讓他們彼此緊攜着手，說：『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我引證了赫爾岑的話，赫爾岑寫道：「莫斯科的大火，波羅金的會戰，貝雷紀納渡河，巴黎的攻取，這些故事，就是我們的搖籃歌曲和兒童故事，就是我們的依利亞特和奧德塞。」現在，我們也應該想到：在我們的各個民族的子孫後裔之前，今天的莫斯科的夜晚，應該就是一些英雄敘事詩，今天的莫斯科的夜晚，應該成爲了我們祖國的奧德塞，我們俄羅斯的依利亞特。

最後，我這麼說：希特勒主義，一定會消滅的，而且是會從人間絕跡。那麼，你，莫斯科母親，偉大的首都，祖國的心臟，英雄的搖籃，和你，列寧格勒，帶上了光榮的列寧的名字的城市，我們國家的美麗而值得驕傲的城市：你們都會站得穩穩的，就像過去的年代一樣。

很多人聽着我的這篇廣播，還有些人很用心聽着呢。阿利是在一家商店裏恰當其時地聽到了牠的。因此，她知道我到了列寧格勒。

一九四一年，八月廿八日

今天，依·達（她的丈夫依利亞·達威朵維奇的簡稱——譯者）去迎接某軍醫院的

一位熟識的醫生，他們是一個禮拜以前從列甯格勒出發的，這整段時間，這醫院就只是在旅途的車子上停留着，再往前就不可能，因此，只好回轉來。

莫格站那段路程，我們來時的那段最後的路程，被德國人截斷了，幾乎就是我們經過那兒的次日，莫格本身就陷落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

我們一天有好多次警報：十次，十五次。更正確點說，是一個連續的警報，只是中間有短短的一點休息時間。可是很清靜，連高射砲聲也沒聽到。就像一切是發生在地平線的那一邊的什麼地方似的。那令人覺到那些容克式敵機向着我們城市周圍進攻，可總不能得到結果。但，他們的這種進攻可能也會有那麼一天，就像在莫斯科曾經有過的情形一樣。

多氣人，那些時，正是莫斯科落日的非常美麗的時候。太陽成了個紅球向着地平線落去。太陽落着，那些氣球就升起，簡直像是同一個機器，管制了他們的昇昇降降。

有一次，我記得，一個很大的月亮昇了起來，全部窗子上都顯出不自然的玫瑰色

來，那一切，真像塗了蠟。而月亮上面，像是印了些手指頭印子。簡直就像是把她支在一些火熱的手掌上一樣。

我拿了打字機，到下面避彈室裏去，沿着扶梯往下走的時候，前面走着個昏頭昏腦的老太婆。她的丈夫死了，但他還覺得丈夫是獨留在家裏，一邊走，一邊哭着說：『他老是跟我一道的，怎麼忽然又獨獨地留下來了。我還穿着他的大衣啊。他沒有了大衣，怎麼辦呢？』

到了底層。那兒有個從別處來的婦人，他不是住在我們宿舍裏的，簡直嚇糊塗了，她到處找她的嬰兒，見人就問『誰看見我的孩子沒有？』而其實，她的孩子就抱在她自己懷裏，用布裹着。

在空襲的時間，我的莫斯科的寓所，總是不關閉的，因為恐怕遇燃燒彈而有着火的危險：我的房子又是在最高層。此外呢，那些值日員也時常好沿着屋頂走到我那兒去喝水。

有一次，還不到該回去的時候，我就上去到自己屋裏去。在打開的窗子旁邊，有兩個與我們同宿舍的鄰居站在那兒，低低聲說話。星星特別的光亮，正如平日在黎明之前